

越縵堂日記

第二十三冊

桃花聖解會日記乙集第二集

光緒元年乙亥夏五月二十五日辛酉曜

昧爽即起徧澆花樹夜復換涼席

予前五孔冲遠易正義之說辨以象象傳合經文由於王輔嗣非特不始費  
直亦不始康成而以三國志高貴鄉公紀溢于俊言鄭合象象於經者謂是  
鄭合經文象象注之以補費氏之止釋十翼不注經文今日閱詁經精舍文  
集李遇孫六朝經術流派論則直以魏志象象二字為注字之誤較予說  
為直截而尤確其說云高貴問俊以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鄭元作注連之  
何也俊當對以鄭元合注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今乃云鄭合象  
象於經欲使學者易了此時方論象象不與經連何轉云合之耶方疑鄭  
注與經文相連何忽反象象之合不合耶此史家承上文有象象二字而誤

所以帝又云鄭元何獨不謙耶蓋因後言孔子以不合象象為謙故言鄭  
何不謙而合注於經是則康成之非合象象於經瞭然可見皆由六朝諸儒  
廢棄不講以致鄭王之是非莫辨也此可謂能快千古之疑矣然以為承祚  
本誤恐未必然當是後來傳刻之謬耳 大抵南朝自劉宋以後不甚

講考據范蔚宗後漢書足稱良史又承武子家法最重鄭學而後漢  
書中有三事之失關於學術不淺鄭君傳不舉其所注周禮而載其考  
經致歷齊及唐辯論不決此一失也儒林傳序偁熹平石經為古文象  
隸三體書法致古今聚訟此二失也衛宏傳言宏作毛詩序致宋以  
後人集矢小序此三失也衛宏作序之說後人雖為辨之謂是宏別作  
一書非指小序然終無以關人之口且漢人解經亦豈有名序者

廣韻以淮為準之俗皆人以為趙宋避寇萊公名又以為避劉宋順帝諱

近儒多據逸周書淮德以義管子規矩繩准莊子平中准又緯書名有靈

等文

准聽以證周秦時已有此字然諸書皆後世轉刻不足為據盧抱經更引

北史魏長孫肥傳中山太守仇儒推趙淮為主造秋言云欲知其名淮水

不足以為唐以前有此字之明證慈銘案准即淮字淮有準音故古

人通借用之耳春秋說題辭云淮出桐柏淮者均也均其務維之為言繹

也言水絡繹光耀淮均維繹皆以同音為訓風俗通云淮者均均其務

也與上下文江若貢也濟若齊也一側廣雅海晦也江貢也河何也淮均

也濟濟也伊因也洛驛也漢

古讀如歎

達也渭渭也汝汝也涇涇也是淮均同

音儀禮畢袷立古文袷為均左傳均服振振漢書均作均說文作袷

是均矜同音矜之忍切準之允切說文準平也廣韻準均也是準有準音

矣準為準之俗省亦為準之俗省古人或假準為準後人文書便俗省準

作准者因少一點以別於準耳且准以准為聲而准音以水準亦有水音同確張氏記翰法則準法收書準作水準者水之誤也準準也由此推之風俗通皇霸篇舜若推也循也推

即淮之誤淮者準之借也唐氏厚書推補校風俗通改推作准云准音近舜尚書大傳別風淮兩別若烈字

形近之誤淮者淫字音近之借也淫尤音同故尤豫亦作淫豫古音侵真可

通轉吳才老韻補以林簪甚湛等字入真韻故淫亦可借淮字為之文

心雕龍謂淮別字新異引傅毅用別淮雨王融用別風為證文人屬辭

非典要也周禮職方其浸潁湛注湛或為淮此尤淮音近準之確證

朱容生饋鹿脯一肩及膳舌十枚即復謝犒使二千

二十六日壬戌晨暝上午後晴霽相問晡時日景中忽大雨有雷傷晚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

醒

郎少

上諭都察院奏前浙江嘉興府乍浦理事同知志文以大計參劾不公等詞  
赴該衙門呈訴據稱伊歷次差委署事均無貽誤被參屈抑竝此次大  
計內有海甯州州判宋勳鉞青田縣知縣王承霖業經列入旋因徇情撤省  
另以他員抵補等語著胡瑞瀾確切查明具奏

以右春坊右庶子銓崑岡為翰林院侍講學士

二十七日癸亥晨霽暝相間上午雲合午雷電密雨下午霽晴不  
定小雨時作晚姓 作荅陶子縝書并寫寄詩詞數首又作荅心書  
荅王杏泉書荅芝仙書皆長牘 爽秋紫泉約初二日飲廣和居

堯典象恭滔天滔蓋本作愒或作諂愒諂皆慢也故史記作慢天後涉下文浩、滔天語遂亦誤為滔字據左傳昭二十六年官不滔之文則滔愒字本可通而下文既有滔天字則此處必不作滔此經典一定之例也樓霞牟廷相說經多不可訓而其解此經滔天謂本作而愒篆文天作天而作而二字相似後人因下有滔天語遂亦誤倒作滔天則說甚有理蓋靜言庸違象恭而愒二語相對為文靜言即秦誓之諫言公羊引作靜言說文引作巧言庸若語辭即左傳庸何傷庸念乎之庸亦可作用違若回邪也靜言庸違者謂其言善而實違也史記作善言其用辭言字當略讀謂雖善言而其用實辭辭同僻辭亦邪也象恭者謂貌恭故史記以似恭解之象恭而愒者謂其貌似恭而實慢也合之即皋陶謨所謂巧言令色以文

從字順求之牟氏之說不為無稽今即不敢改變經文但以滔作愷訓為慢  
天於經愷已自愷然天若上也慢天即包慢君言之孫氏星衍訓天為性轉  
為偏迂偽孔傳謂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不可用則謬甚矣乃徐文  
靖管城碩託據竹書紀年有共工治河之文遂謂滔天即指其治河無效  
而盧氏文弨梁氏玉繩皆取之是何異郢書燕說也 夜作喧鍾慎齋

丁外報書予前月見教職選單中義烏訓導已別選人前日問蒼生  
始知之耳

二十八日甲子曙熇散露 翁已蘭之弟若廉某開弔送賻二千

作復張薌濤書 若達仁兄太史閣下自使車西邁日月馳征歷歲改

元已逾二稔唯畫後所至樓巖采轅東西兩川揚馬蔚興勤宣令聞

膺受多福 國朝經儒宸瀛系踵蜀之一隅聞乎無述豈非閨治多士  
待常相而始生祥柯學徒得許君而遂盛乎去年之冬奉到雅州所發  
手書並拜廉泉之惠循誦再四以當良債人事輒錄郵驛阻長侵尋未  
報良用媿報然每讀一書紬繹攷索間易疑纍未嘗一日不思執事也  
弟竊居輦下本為僇民招侮集尤舉世怪棄自執事奉 使冒大憂  
歸廉伯清卿一時俱出庭甚逸山又自去年相繼南返都門還往遂無一  
人若師之養鄭僉左官符文驟陟六卿由是文譙從容亦皆絕軫弟之  
於世本無異趣文章學問俱拙時好未嘗炫芾寬於保國陳鍾鼓於海  
瀕家世恭敬以忤人為戒偶出應接僣侮擡擢未嘗惟恐後人而桂飾  
倚門見者以為蒙矜蕭鬱在御聞者疑其載飽故應舉之技十試而不

收納粟之官五考而不調此由命之外馳非行之職咎然其致此者亦有由焉  
校格論資晚世尤甚一升禮部即崇孝廉為濁沅俸列祕書便笑郎署  
為俗物而同歲之中復分寒燠一廷之上又判渭涇況非給廩之龜有異附  
籍之蠹豈得追隨纓組參預華流此其一也祗時嘗職官方以為常柔面  
脅肩妻子所不恥朋黨共進相夸以附鑽夤友密親不諱其傾軋而弟則  
裹足於華屋憐顏於廣筵是猶卻行而登山童叟以止喝此其二也折楊之  
歌市里皆悅回波之曲廟堂所珍字百十而足供言千萬而如一以腐穢為合  
格以鄙俗為盡情而欲於麟鳳之前辨其同律盲瞽之肆分其丹青是何異  
樹荷芟於崇岡續雲霞於真壤此其三也銜趾適屨士之見幾臨穴制淚  
事之應會故游東坡之門即詠理學入荆公之室爭毀春秋以況今茲亦

有兩道侈陳商周之器可束注疏而不觀高談程朱之書可薄班馬為無  
用求雁鼎於賤賈訪學究於三家亦足以疎譽公卿增勢貴要弟則買  
質於古文斷之於語錄是猶黃矣方盛韓生祇為家人圖識大滋尹敏以  
為鄙別此其四也而時之論者多謂宜補剋屈以就通方是則盜跖膾肝  
將屈伯夷以執爨鍾離奔室必強桺下為淫夫且稟性不馴出辭易犯畜  
噬狗以酤酒取敗葉以掩金反道而行適形其拙是以逃俗若狂守靜若寐  
樊堅大賈不接於門令史功曹未知其面遂使羣吠蔽日眾响澤山或忘其  
獨醒以為眠寢或訾其輕怒以為唯噤揚榘塞涂樹荆滿術賈道要空  
將從於首陽照鄰固疾欲湛於頽水然勞魚尾赤尚存方羊窮鳥口嚼糲  
知鼓鼻皆若桑榆累飯惟待子與范宣裁禪寔資韓伯計在執事能

為緩急耳。僅乘便羽潤以解波。庶幾突生烟常帶錦江之色。商歌出戶。遠揚益州之風。生不千人。亮惟垂察。去冬聞大令兄漢中之耗。地遠言岐。不敢致詢。今年蓉江觀察入都。始知其審麗。江鳴琴中道輟轡。執事令原之痛定。過恒人。修短有期。所宜抑損。又聞魚軒百兩。裝回未迎。豈過慎於寢修。何久虛其中。饋畫眉。幾廢旅。背誰搔。想棄使槎之回。當夢新鉤之喜。浣花溪上。桂子香時。定有文君載後車矣。聊資一笑。不盡。

欲言 夜涼

二十九日巳丑。小盡。上午密雨。下午雨益甚。晚姓甚涼。作復孫琴士書。復鄧獻之書。皆久遲作答矣。又作致江蘇應臬使書。以前年所索寶治通鑑及通鑑目錄。屬其託吳碩卿寄都。

郎鈔河南巡撫錢鼎銘卒

鼎銘字綱南太倉州人道光己酉舉人

詔錢鼎銘由部曹擢封圻辦事實心克稱厥職茲聞溘悼惜殊深著  
照巡撫例賜卹伊子內閣中書錢瀚著加恩賞給主事生員錢瀚時加恩賞  
給舉人服闋後一體會試用示篤念蓋臣至意

以山西布政使李慶翱為河南巡撫以廣東按察使張瀚為山西布政使以  
東督糧道周恒祺為廣東按察使

六月丙寅朔曜酷暑

得史寶卿書并寄惠龍井芽茶一大瓶

鬢頭 作復寶卿書

郎鈔

詔李慶翱未到任以前河南布政使劉齊銜署理河南巡撫

山東沂州府知府崧駿升山東督糧道

初二日丁卯晨暝上午霽晴埃能下午霽終日溽暑酷蒸下午尤

悶絕 作書致竹樓以致于鎮心雲寶卿慎齋諸書都為一面附

去是日料理緘封以紹興蘇州甯波陝西各書分交信局 得印結

局片送來前月公費銀十一兩四錢 紫泉來催飲晚赴之酒家斗

室喫得飯蒸不堪其苦夜更餘歸 得趙桐孫天津書 夜

越縵堂雜著

林學聖解金言  
酷熱終夕漏汗不得眠

是日付車錢三千寄書錢二千言

郎鈔

詔禮部精膳司郎中劉豫璋仍以五品京堂補用理藩院王會司員外郎

福裕交軍機處記名專以道員用

福裕字文瑞子也以善弈馳聞

吏部考功司郎中黃大鶴授山東沂州府知府

初三日戊辰終日霽露時有小雨

作書致董芸龕以致香濤書託

其轉交溫味秋附去又以致鄧獻之書屬其覓鄉人之便寄蒲縣

收莊來囑談至夜飯後二更去

是日付岑福工食錢十十更夫工食

錢七十陳媼五千若水錢三千五百京報錢二千

晚涼

郎鈔

初穆圖善署理吉林將軍

初四日己巳終日晴霽相間黃昏時雨遂頃止 今人喻患難相依多用

蛩蛩其實本當作屢蛩或蛩屢也今雅釋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岵虛

比為邛邛岵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岵虛負而走其名謂之屢呂氏春

秋不廣篇云北方有獸名曰蹶今雅郭注引作其名為屢鼠前而免後趨則跲郭注引作頓走則顛

常為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淮南子

道應訓文全與呂氏春秋同惟蹶作屢距虛作駮驢說文蛩蛩距虛獸也屢

鼠也一曰西方有獸前足短與蛩蛩巨虛比其名曰屢是蛩蛩巨虛為一獸故

司馬相如子虛賦蛩蛩距虛郭景純注距虛即蛩蛩變文互言耳又穆

天子傳邛邛距虛走百里郭注引山海經云蛩蛩距虛站言之耳

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郭璞曰

邱邱似馬而青距虛即邱邱變文互言之穆天子傳曰邱邱距虛或據逸周書王會篇獨鹿邱邱日走五百里也所引穆天子傳云：蓋聚駟所滑今本穆傳似脫日五兩字

善走也孔晁注邱邱獸似距虛負贗而走也又云孤竹距虛孔晁注距虛野獸

驢騾之屬說苑孔子曰贗贗距虛見人將來必負贗以走二獸若非性心愛

贗也為得甘草而貴之故也子虛賦張揖注曰贗贗青獸狀如馬距虛似

羸而小則贗贗巨虛又為兩獸漢書顏注主郭說近儒殷氏說文注亦主郭

說而郝氏今雅注主張說德銘案今雅穆天子傳諸書證之郭說為長

即云兩物亦是一類相依之誼自當以贗趾言而王符潛夫論實邊篇云內

人奉其養外人禦其難贗贗距虛更相恃仰乃俱安存則後人之相沿誤

用實始於此矣

今本逸周書王會解作獨鹿邱邱距虛善走也注云獨鹿西方之戎也邱邱獸似羸距虛負贗而走也王氏應麟補注本所載同而王氏亦應引今雅臣氏善林穆天子傳今雅纂

說苑張揖子虛賦注諸書而斷之曰然則負贗者或邱邱或距虛二物不相須也王會注以為邱邱似羸距虛負而走則是以邱邱為贗也與今雅說迥異今不取德銘案王氏所謂王會注者即孔晁注也據此則孔注本作距虛負而